

14

JIANGXI WENSHI

江西文史資料選輯



丁巳



第41期



政协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
研究委员会主办

主	编	聂国柱		
副	主	编	冒 粮	
本辑	责任编辑	易芳霖		
编	务	涂苏中	雷心刚	邹新元
		黄 茜	胡群红	

ZCS7/04

目 录

· 41 ·

· 回忆北伐 · 北伐军在江西大破孙传芳……………樊森甫(1)



三个留比学生的轨迹……………王泽农(23)

溥仪的五妹夫万嘉熙……………万嘉璩(32)

《赣籍将领》 抗日战争中的陈大庆将军……………郑平(49)



熊式辉在泰和……………尹建华(57)

王次甫在江西二三事……………王邦范(66)

肖炳章事略……………凌家传(73)

〈海外来稿〉高素明、罗南英夫妇在江西……………高素明(80)
罗南英

地方风物 > 江西近代气象史略……………熊第恕(107)
文廷式营煤述略……………李锡正(122)

内幕见闻： 我所知道的汪精卫……………许少泉(139)

〈拾遗补缺〉

在赣毙命的日军将领……………张子申 薛春德(157)

蒋介石在江西写的一首新诗……………杨仲子(164)

吴庭芝轶闻数则……………吴和圭 吴俊(166)

主 编 聂国柱 副主编 曾 粮 责任编辑 易芳霖

北伐军在江西大破孙传芳

樊崧甫

遗稿

樊元武

整理

革命军北伐，首先和吴佩孚系统接触，湖南唐生智响应革命起义，赶走了赵恒惕。吴佩孚亲自率兵迎战，战败于岳阳，退守汀泗桥天险，被叶挺犯险冲破。革命第四军围攻武昌，吴的守将刘玉春降服，吴佩孚退河南，守武胜关。

（一）孙传芳发兵援赣

当吴佩孚在两湖与革命军对抗挣扎时，孙传芳、张作霖均作壁上观。吴战败，革命军向江西进展，攻克赣州，赣督郑俊彦求救，但江西与孙传芳是名义上联合，实际上依违于吴、孙之间。是时蒋介石认为和孙系日本士官同学，邀孙的总参议蒋百里（方震）说孙投入革命军行列，许孙为北方总司令（蒋自为南方总司令）。吴佩孚亦邀孙的驻京代表杨文恺（充北洋政府部长）说孙：“北京的老人不多了，我年纪已大（指吴），不会干多久，将来的首领还不是你老弟吗？你支援我，等于支援你自己，赶快发兵吧。”孙听杨的话，决定发兵援赣，他起初以为到江西去耀耀武扬扬威，就可吓退革命军，不至于会真打的。在出兵和会战中，始终徘徊歧路，听了蒋百里的话，想靠拢革命军，听了杨文恺的话，又想靠拢吴佩孚。忽而发令前进，忽而发令停止，进的进了，止的止了，终于被动作战，被革命军各个击败。

孙调动参加江西作战部队计有：浙江总司令卢香亭的第二师，南京卫戍司令周凤岐的第三师（缺留守南京的盛开第旅），谢鸿勋

的第四师，江西总司令郑俊彦的第十师另一个混成旅，安徽总司令陈调元的卅七师，淮南护军使王普的十九师，冯绍闵第七师的上官云相旅，第七混成旅（×××），第八混成旅（颜景崇），第廿四混成旅（杨镇东），淮扬镇守使马玉仁部的陈光祖独立团，第廿三混成旅（×××）。

孙的留守部队：徐州总司令陈仪的第一师，南京卫戍部队第三师的盛开第旅，福建周荫人、曹万顺、苏诞等三个师，上海警备司令李宝章的孟昭月旅，冯绍闵第七师（缺一旅）。

孙的作战部署：右翼取守势，以陈调元、王普两部置于太湖瑞昌线夹江而阵，南面以郑俊彦部挡，卢香亭屯于涂家埠应援。谢鸿勋、杨镇东进铜鼓当西面，周凤岐指挥第三师（缺一旅）与上官旅、陈光祖团警备九江，总司令部设在海军兵舰上，靠九江岸边。军队没有完整集中，谢鸿勋指挥第四师及二十四混成旅即孤军向铜鼓前进。

（二）国民革命军攻略江西部署概况

江北岸由唐生智第八军及刘佐龙十五军等湘鄂部队负责，蒋介石自率第一军、第三军由高安、靖安攻南昌，第七军李宗仁部由浏阳进攻铜鼓、修水趋德安。广东由李济深指挥第四军陈济棠的第十二师及李福林的第五军居守。其后增调第四军（缺十一师）、贺耀祖的独立第二师增援江西。

（三）浙军周凤岐部输诚反孙

孙传芳发兵援赣，以周凤岐为第四军军长，率第三师（缺一旅）而别无其他部队。周和孙是有隔阂的，周原在广东孙中山先生部下任浙军总司令吕公望的参谋长，其后因联皖反直，由浙军师长张载阳兼省长说卢永祥以周任浙江省府警务处长。齐卢战役时孙传

芳自闽攻浙，浙军战败，张载阳辞去师长，保周接任，孙为羸靡浙江人心计允之，但有地域界限，不甚信任，而浙江人有亡省之痛，对北洋军阀统治始终不甘心屈服。周本人也怀着吴越王钱镠思想，欲雄长于浙江，并兼并苏、松、太，恢复古浙疆域。孙赶走杨宇霆，取得五省地盘，浙江军人满怀希望还我们浙江，而孙以卢香亭为浙江总司令，把浙江军队系留于徐州、南京，别的师长如卢香亭、陈仪、陈调元都升总司令，只周没升到。不惟周心中不平，周部校尉也觉得脸上无光，周私人代表樊崧甫就在北京向孙的代表杨文恺、莫允贞提出警告说：“今日之事子为政，他日之事我为政，再打仗时要算帐”。这是时机一到即为发作的。

一九二六年八月中旬，周凤岐在动员中，密电调我回师：“有要事相商，速返师”。我那时在北京陆军大学第七期求学，正放暑假，因我在孙（传芳）杨（宇霆）战役中，干过周第五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，在京时又担任通信联络，为周游杨捧场，颇得周的信任，所以周来调我，我接电后判断必有军事行动，但对谁作战尚未能断定，如是参加革命，向张作霖、张宗昌冀鲁进攻，是我的衷心愿望，如联吴向国民革命军进攻，那我是国民党员，我就要发动浙江军队反戈倒孙。但是那时一般军官詆骂冯玉祥为倒戈将军，我想将来我是否也会被戴上这个头衔，心中疑虑起来，商诸同学王伦、王耀南。王伦说：“孙传芳到江西去摆摆架子，仗是不会打的，你去一趟，回来保你升上一级，添点薪水。”我说：“九世复仇，春秋之义，万一反孙，想不会把我看成倒戈将军吧？”话是不对头的，但我决心南下，参加这一场战争。

路过天津，晤长兄樊光，因而和王正廷等国民党人见面，他们问我：“孙传芳要打国民革命军，你还去参加么？”我说：“我自自有道理”，将右手掌面向下一翻，表示要反孙。王正廷说：“很危险，要当心。”我说：“我会见风使舵。”

到南京，见了周凤岐，我问：“师长，要动兵吗？”我再问：“打谁？”周说：“援赣。”我说：“必失败。”周说：“未必如

此，估计广东兵力大约二十万，而五省联军三十万，且能征惯战。”我说：“军阀祸国，人心厌弃已久，国民革命军顺人民愿望，胜残除暴，声势浩大，不能单就兵力来看。”周说：“你且休息几天，要派你做先遣参谋赴九江设营。”我在南京做了些打张宗昌有利、打江西不利的宣传。

九月一日，我搭乘卢香亭总司令部的运输船赴九江，趁此机会求见卢香亭，卢接见了，问我：“你从北京来，京中政情如何？希望告我一二。”我说：“奉系对我们的仇恨，是耿耿在怀的，同时他们纪律败坏，无恶不作，冀鲁人民水深火热，亟望孙联军挥兵北向，拯救苍生，我联军如能顺应人心，出师山东，定能摧朽拉腐，所向克捷，占取北京。执住中央枢纽，登高一呼，全国风从，此真千载难逢机遇。现出兵江西，西南崇山峻岭，穷兵旷川，胜则为奉张固政权，败则奉军袭其后，置重身于一隅，使腹地空虚，万一发生不测，将无以应变，我觉得总司令应向联军陈言，转变作战方向才好。”卢说：“且待江西稳住后再作计较。”

我定营房后，凑本军未开到，乘车到涂家埠看看孙的部队。他们正在渡河。我去见谢鸿勋，他住在河边一座房屋内，我一进门，看见两位将军相对地躺在床上抽大烟，谢对我介绍那个大个子是杨旅长镇东（孙军中流传他是有名战将）。我坐在床前和他们谈起来，谢还做了一筒鸦片烟让我吸一口，他俩也问我北京情况，我把对卢香亭讲的话讲给他们听。谢鸿勋说：“奶奶熊，干掉蛮子后再去干掉这些坏小子。”我想：这位师长如此粗率，必败无疑，干掉蛮子，干到何时呀？看起来你再没有和奉军作战机会了。

周凤岐到了九江，即以大庆旅馆作司令部。这个司令部和旅客、娼妓住在一起，吃花酒玩姑娘很便当，并不是我设营之处，这是他们嫌郊区不便，临时找住在这儿。

孙命周为九江警备司令，孙以周的部队作战力不强，而维持秩序还井井有条，所以常派周干卫戍警备等职务。

我见周时对周说：“背鄱阳湖作战，有万一，后路可虞，应派

员侦察退路。”周说：“现在那有工夫去侦察这些不相干的事情。”他派我担任作战的参谋，同时又电调陆大两位同学王曦南、周巽参加军幕。

我担任作战参谋工作并检查邮件，暗中给革命军以便利。广东有人来找周，我密为通报，带去见周，并对军法处长说：“对革命党应刀下留情。”军法处长说：“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昨天审问一个学生，我问他是革命党吗？我有心周全他，告诉他说革命党是要枪毙的。学生却告：枪毙吧！我不怕，你杀不完革命党，总有一天要推翻你们的。你看叫我怎样救他呢？”我求他再审，把这个学生当疯子赶出去。

孙传芳到九江后听了蒋百里的话，发令停止前进。但是谢鸿勋、杨镇东的部队已攒进铜鼓，被李宗仁军包围袭击，全军覆灭，谢鸿勋伤退，杨镇东率残兵逃回，南昌也被革命军攻克，郑俊彦退樟树。败讯传来，周凤岐心动，派我往赣东侦察地形。我稔知其将觅退路，乃着眼鄱阳湖渡口和物色熟悉赣东地理的能手。我由湖口渡湖，一瞻湖口和鞋山形势，到彭泽结纳一枝流匪杜芝芳部，再绕至都昌渡湖，至星子县，回九江，决定星子为渡湖最适地点。

我回九江的时候，适南昌被郑俊彦反攻而退守高安待援。风闻南昌克复后第一军王柏龄部恃胜而骄，花天酒地，猝不及防，被郑俊彦反攻后仓惶溃走，使蒋介石狼狈地逃到高安，周凤岐默不表示态度。迨第七军进攻德安，孙守军廿三混成旅和廿四混成旅残部战斗不利，孙任周凤岐为预备军总司令，率领方策和陈光祖两个团驰援，派我先到德安战线联络，我到了德安在战线上见到了杨镇东，杨叫我回报战事危急，正在胜败关头，请周总司令指挥部队迅速增援。我急回沙河报周，周问参谋处人员怎么办，有的主张增援，有的主张占领阵地，收容孙军退却。周说：“依谁呢？”我说：“谋夫孔多，决心在于主将，你的主张是什么呢？”那时候杜芝芳来见周，看见这批幕僚怕死成性，他插进来大声说：“怕什么？总司令快前进，我们保护你。”我多次扯他的袖子，叫他不要发言。周决定前

进增援，又命我先去联络通报。我再到前方联系，告诉他们周总司令和部队到了，准备反攻。周到了前线附近，参谋陈启之、项宗羽告周说：“炮可打到这里来，快下车步行。”周进至前线右翼，问幕僚兵用在那里，有的主张加入战线，有的主张占领阵地收容退却。周说：“叫我所谁的话呢？我说：“应由总司令决定。”项宗羽说：“此地炮能打到，总司令不可在此停留，退到后方再说吧？”大家拉着周退去了。后周来一条子，要我指挥一个营占领收容阵地掩护退却。德安就被李宗仁第七军攻克。

周的部队没有打仗就落荒而跑，日夜不停，孙传芳的残兵败卒也夹杂着跑，浙军士兵疯狂抛弃军资，步兵把刺刀拔出一丢，机关枪兵把零件箱一抛，输送兵把米一袋袋丢下，有的把水壶也拉下来丢掉，走了三十六个钟头粒米不进口，直退了一百五十里，到了沙河。奇惨的是孙军炮兵逼抬炮输夫快走，走得慢一点就拳打脚踢用鞭子乱抽，一个输夫实在抬不动了，被炮兵一脚踢到高崖滚落下去，只听见数声惨叫。我看见这种惨痛的情形，感慨万千，心想这是为什么？敌人还未进来，为什么要逃得如此快，仗没打，为什么把东西丢掉？为什么把输夫的性命不当一回事？为什么官不顾兵夹杂着乱跑？我是后回来的，主任参谋陈启之、主任副官周晷走不动落在后面和我在一起。我留在袋里一个硬馒头，翌晨拿出来吃，周晷问：“吃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冷馒头”。他说：“给我吃一点。”陈启之说：“也给我一点啊！”周晷说：“没有吃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到处都有吃的，你不要吃是真的”，他说：“那里有吃的？”我说：“满地有地瓜和萝卜，我拾有刺刀，我怕损害农民没有挖来吃，你要吃的话，我把刺刀给你，挖一两个吃吃吧？”。兵退到马回岭，据前哨营长邢震南报称：“有李宗仁兵一部从东大道冲破我前哨线向九江前进了”。周凤岐叫我到车站打电话报告孙传芳请示办法，我去打电话时，看车站上睡着二百多廿四混成旅的残兵，电话室里睡着旅长杨镇东。我电话将完，见杨镇东突然起来，走到外面，用脚把轿夫踢醒，他在轿中一躺，由四名轿夫抬着，其

余残兵也从睡梦中醒来把脸一抹，跟着轿后一溜烟走了。我想：原来是如此的一代名将！孙叫周再退沙河，至沙河，周赴九江见孙，司令部事交主任参谋陈启之负责，参谋长潘竟、参谋处长河炳文均胆怯，不敢上前线，缓责于陈，而陈也素未参加过战事，都是纸上谈兵的人，到此时踱来踱去，走头无路。陈对我说：“师长交给我这样大的责任，我怎样担当得了？”我说：“此地不难守，是沼泽隘路地，守住东大道和铁路线，敌决难飞过，只两团兵力，指挥很简单，你做作战部署吧。”他说：“兵交给团长，我手中没有兵，如果我手中掌握了兵，团长兵就少了，真难办”。我说：“这是自然的道理，你看那一方面该多用？那一方面该少用？”他说：“我这个责任担不起。”正说间前方响起了枪声，远方闻有炮声，陈惊慌失措，跑到外面去看情况。我和他说：“赶快作部署，否则乱作一团，会闻风溃走的。”他说：“我负不起这个责任，我把师长图章交给你，你去下命令吧。”从此他百事不管，由我摆布。但是闹了整天，未见革命军的影子，两团官兵却在大雨下张伞躺在田中过了半天，真是冤枉。

我和同学陈启之、王粹南、周碧密谈：“孙传芳必败，而我们浙江军队在无能将领的指挥下，不管胜败，都不能存在，我想游说周凤岐脱离孙传芳羁绊，投奔革命军。”陈说：“这是危险的事情，你对周说，如果不同意，就会杀掉你，可请郭忏来商议，叫他去说，他和周两姨夫，说成不会杀掉他。”于是电话招郭来商量，郭同意向周进言。

周由九江回沙河，夜招我谈话，他睡在床上抽大烟，让我躺在他对面，做一筒大烟给我吸。他回我：“你看大势如何？”我假装着说：“大势很好，不是南昌克复了么？将来师长做了一省之主，我们联带晋升，好处多哩。”周说：“不是那么讲。”我问：“怎讲呢？”周说：“我想和德安革命军李宗仁取得联系。”我说：“这个！却要慎重，前天德安方面炮声激烈，昨天没有声响，可能是涂家埠卢香亭反攻德安，现在李军没有向九江方向前进，德安在

谁手中尚难预料，为两全计，我们派联络人员携带孙军臂章去德安，如德安属革命军，我们说明来意，进行联系，如属孙军，就说是周总司令派来的联络军官。”这时候陈启之在旁边说：“左转弯可以，右转弯也可以，真是妙计。”当决定派出三路联络员：左路东大道是我，中路铁路线是王麟南，右路是周曩，均便衣，带士兵两名，规定头天在马回岭集合汇报，三路均碰不到一个革命军。从前邢震南所报李军冲过东大道一事是对溃下孙军散兵的误会，并无革命军到来过。马回岭汇报后，周凤岐叫王、周两人回去，由我一人去德安。第二日我向德安探进，一看都是带黄袖章的孙军，我立刻把黄袖章套上，进入哨线，询知德安由孙的混成第八旅攻占，我知道旅长是颜景崇，当过保定军校的教师，参谋长是司可壮，是保定一期的同学，我就去见颜景崇，说是周派我来联络的。颜欢迎我进去，他和司可壮住在一起，我连呼颜老师，他很高兴，我给他道贺胜利，并说周总司令将带兵来增援。颜说：“我的部队完全布置到防线上去了，周总司令带兵来正好，让我抽一部兵下来好休整一下。”他宰鸡备酒留我吃饭，在欢饮中，颜谈到战斗情况，说：“革命军作战勇敢顽强，死守不退，后来用输夫假装部队，在夜间点起灯火，从远处向德安前进，形成一条长龙，敌人以为援兵很多，才向西撤退，他们真胆大，还留下伤兵病院，院中伤兵五百多人以及女看护多人。”我问：“老师，这班人怎么处置？”颜说：“一个一个的宰了他们。”我说：“杀俘虏！我还没有听见老师在课堂里讲过。”他大笑。我接着说：“我以为杀俘虏不是好办法，敌兵晓得会杀俘虏，就会抗拒到底，有一颗子弹就打一颗子弹，剩一把刺刀也要拼个你死我活，坚决不做俘虏，这对作战是不利的，倒不如优待俘虏，他们打败时看见大势已去，就会放下武器，听做俘虏，这就容易解决残局，老师您看怎么样？”颜说：“你说得对”，当向司可壮说：“参谋长，你传令优待俘虏，每人发他一块钱。”我又问：“老师准备追击吗？”颜说：“革命军狡猾得很，他们善于山地战，追到山里去，我们会吃亏。”我凑上去说，“老师说得

对，谢师长、杨旅长都在铜鼓大山中吃了亏，弱势兵力利于山地战，我们兵力处优势，官兵多生长在北方平原地，平地上打是有利的，我想：我联军可在九江、德安、涂家埠、南昌摆一条长蛇阵，打头尾应，打尾头应，打中间首尾俱应，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来攻，等到他们实力消耗殆尽，我们大举出击，就可摧朽拉腐，如入无人之境，那时候老师弄到一省，学生我也可追随骥尾，弄个好事干干。”颜说：“你这个计划很好，我将报告联帅考核。”我回报了周凤岐，隔两日接孙传芳的命令，知悉把长蛇阵计划采用了，升颜景崇为第六方面总司令，重新部署了守备部队，不再作追击打算。

革命军回攻涂家埠卢香亭方面军，周凤岐派参谋陈启之前往联络，回报战局危殆，最后使用段承泽团。周得报当夜召我去谈话，又让我靠在鸦片床上，他告我决回浙江，要我去星子县架通鄱阳湖桥梁。我说：“这是大事，不可不谨慎筹划，卢香亭尚有段承泽一个团，在战局紧急关头，一个团关系不小，胜败还未可肯定，孙军对付革命军力量不足，对付我们一个旅却绰绰有余，我以为要想东归，首先要办三件事：第一，先和革命军联系好，我们走，他们从空隙进来；第二，大规模破坏交通通信，打击孙军作战联络；第三，派杜芝芳游击队伪装冒充土匪，将孙军团聚吴城船只打散，使他们不能渡湖追我。”周说：“时间紧迫，不容许这样办，你给我迅速去架桥。”他在袖中拿出五百元给我，翌早我就从马回岭出发到星子县。星子没有其他的船，只有盐船（往南昌的盐船）四十余只，当托辞浙江方面调军队经赣东要渡湖，囑县长谢仁灏扣住盐船，搬下食盐，架起浮桥。谢为国民党前派任江西省省长谢远涵之弟，北京大学毕业生，态度还不很坏。第二日周派一个步兵连归我指挥，接着把整个步兵营（曾石谷）交给我，并先后派周曩、郭杆来催促，限我三天内把桥架成，否则以军法相绳。我说：“架桥有把握，但怀疑师长决心不坚决。”郭说：“没有什么疑惑，夏超（字定候）省长电报已发出，南京部队已密令撤回杭州，九江部队密囑准备，你要把桥按期架成。”我顾虑自涂家埠方面溃来的孙军

散兵太多，到九江去，会泄漏消息。当命曾营断绝交通，搜捕散兵，缴械拘密。我们积极地把桥架成，没见部队退来，当夜参谋王曦南街周命赶来说：“桥不要了，你和部队撤回九江。”真是一个晴天霹雳，我问：“怎么一回事？”王说：“卢香亭击退了革命军，王普调江北护军使，周升皖南护军使，师长到九江见孙去了。”我说：“真是拿头颅作儿戏，我架了桥，缴了孙军散兵的械，叫我怎样下场呢？”王说：“那你自己想法办，我回九江去了。”我正踌躇间，谢县长来，要求开放封锁，接应民食。我乘机对谢说：“前据报革命军冒充散兵，混入星子，故遮断交通，将散兵缴械拘查，现查无此事，已令恢复交通，释放散兵，部队已改道，桥梁不用了。”谢欣悦而去。我和曾营撤回九江。

我回到九江后，那些反对参加革命的正兴高采烈，庆祝周升任护军使，派参谋处长何炳文去芜湖接洽移交。一班主张革命的慄慄自危。我和陆大几个同学商议：师长意志不定，以生命为儿戏，官兵宴安成习，毫无战争意志，孙传芳一旦追究贰己，势将玉石俱焚，不如回北京陆军大学继续求学，免罹罗网。王曦南、周曷皆同意，遂见周凤岐要求回校，周凤岐送王、周每人一百元旅费，对我特别送四百元。将行，团长钱骏和郭忡召我说：“夏超起义，在嘉兴战败被杀，首级送来九江，事态很严重，你可否暂缓回校，我们晓得你和邓演达在保定军官学校同科同排，他现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，你可否化装到汉口去一趟，和邓取得联系，里应外合，消灭孙军。”我愤慨地说：“并非我不愿意干，无奈师长冒失从事，如他真有决心，虎窟龙潭我都不怕。”郭说：“师长已下决心，你去和他密谈吧！”我在鸦片床上见了周师长，周说明要我到汉口的意思，并说：“夏省长起义失败了，希望你为他报仇。”我说：“这事不好耍，师长是否有坚定的决心，这一次孙在用兵关头权宜羁縻，这个杀人如麻的军阀，眨起眼来是不会饶人的。”周说：“我已下了决心，你可放心去做。”我说：“师长既下决心，我要把孙的作战计划、军队配备和阵地要图统统带去献出并提供攻

击方略，师长你看怎样？”周说：“你带去尽情透露。”九江有英法租界，我化装坐太古公司轮船到了汉口，在上岸觅旅馆时，途中碰见浙江同学杜伟，他说：“今晚赵恩绶同学请同学们吃花酒，他是唐孟潇的军需处长，到那儿会碰到很多要人，接洽很便当，邓泽生已到江西前线去，还是和唐生智军长接头好，同我一道去吃花酒如何？”我说：“赵恩绶和我在预备学校同排，那就和你同去罢。”到了三里芬一个姑娘家里，灯火辉煌，赵请了三桌客，统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。赵见了我后给我一一介绍，我新结识了两个一期同学吕超和李勉堂，大家向我拍掌欢呼，欢迎我参加革命，我吃了一席盛宴，和同学们交换了战场情况。同学们说：“李勉堂是武汉警备司令陈铭枢的副官长，你还是和李同去见陈较为便捷。”我依允。夜半，李勉堂打电话要了一只小轮船，我俩横渡长江赴武昌。星光满天，银河泻影，乘风破浪，壮志凌空。到了警备司令部（旧督军署），李把陈从睡梦中叫起，出来见我，我说明来意。时蒋介石在江西吃了几次败仗，陈对我此来极为重视，我把江西战况和周凤岐企图倒孙经过向陈叙述一遍。陈在二时叫厨师备西餐宴我，半夜请客，我还是第一次遭遇。陈又招出参谋处长和我一起密谈，我展开地图，将孙军布置长蛇阵，以九江、南昌为首尾，以马回岭、德安、涂家埠为中心的阵势以及兵力配备一一告知，并建议破阵方略：“九江、南昌河流交错，易守难攻，作战初期，蛇首蛇尾只可派兵监视，涂家埠地形开旷，应派重兵威胁佯攻，德安、马回岭山地连绵，守备兵力薄弱，应先攻取，将长蛇阵截为两段，然后顺势分攻首尾，勒皮剥肉，必操全胜。至于江北太湖方面，陈调元、王普对孙心怀离贰，与周系陆大三期同学，业有联系，孙军一垮，势必反戈相向，对他们略用一点兵力虚与委蛇，不必重视。攻九江时，周为内应，唾手可得，孙以兵舰作司令部，如在陆上，或可擒获。”谈至天明，陈说：“我打电话约唐总指挥孟潇学长会面，和你同去协商破敌之策。”唐复：“盼招去。”我跟陈渡江见了唐，我申述浙江同学对他敬仰之意，并把江西作战情况和破孙建

议重述一遍，唐说：“我派专员去见蒋总司令，把你的一切转呈上去，我们正准备再行增兵进攻，你应迅速回去，请周师长及时内应。”我把孙军阵地兵力配备图交给他，并约定口号和识别旗号（黑旗黑臂章），当日即买船票回九江。上船时有个旧友樊肇澜带几个兵来送行，我意料船上难免有孙军间谍，派兵送我不是好事。我暗中观察同舱的人，见一个形态可疑的人，就接近他和他攀谈，他问我到那里去，我告诉他回九江，他说：“我也回九江。”问我来汉口干啥？我说：“随从蒋百里先生议和来的。”互通姓名后，他透露他是保定速成学生，任孙传芳的总部参议，到汉口探听军情来的，我一路恭维他，借他做我的护身符。船到九江，停在江中，雇小船登岸，军警稽查处岗哨宪兵来检查，看了我的护照，检查了我的行李，问我干什么来的？我说：“到陈调元总司令那里联络回来的。”那个宪兵说：“看你所带物品不像是联络回来的。”我说：“你不信，到稽查处去说。”那兵说：“稽查处是你第三师组织的。”我说：“那末到宪兵司令部见汪其昌司令去。”他说：“汪是你保定同学，不相干。”我想这些宪兵都是孙亲信的乡兵，不吓唬一下，过不了关，当时我佯作大怒，一手抓住他的衣襟，大声指着他说：“你这宪兵既不相信稽查处，又不相信你的司令，目无长官，想来你想讹诈我，吃没我的行李，我和你到总司令部见联帅去。”我拖着他走，这宪兵软化了，说你去吧，我拿了行李就走，见了周凤岐师长复命，周要我暂缓回校，仍到汉口代表他做联络工作，派了两个由我指定的工兵跟我去。我立刻离开司令部，住到朋友家里去，孙传芳派宪兵司令汪其昌搜查周的司令部，把真的联络陈调元回来的缪庆霁抓了去。我当夜到英租界买了船票再去汉口，船到黄石港停泊，我上岸到电报局问：“同前线蒋总司令可通电报否？”局员说：“能通。”我就发出一份急电，说明周师派我代表联络，请示行动方向。得蒋复，表示欢迎，嘱速赶往阳新，随第四军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前进，协同李宗仁总指挥、鲍罗廷顾问、加仑将军戮力破敌。我改乘火车至大冶，雇了一乘小轿，星

夜赶往阳新，途中遇军队盘查，我学会一句广东话，说是第四军的，都放我过去了。翌晨到了阳新，投刺见张，出来一个人握着我的手叫：“樊崧甫你认识我吗？”我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吴奇伟同学，当年反袁在武昌起义的老同志，经我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党的。我说：“出校来七年多不见了，在此再次革命时见面，真出意外”。此时房间里又跳出一个人来叫：“樊崧甫你认得我是谁？”我说：“面目似仍相识，名字叫不出来。”他说：“我是张发奎。”我说：“呀！张发奎，孙传芳军队传说张发奎的军队是铁军，我总觉得这姓名好像耳熟，你不是我在上海介绍你入中华革命党，到广东去跟朱执信当营长没有回校的同学么？”张说：“正是，我第四军即向江西前线进展，你此来很好，看我如何打仗。”我说：“好，祝你马到成功。”他告诉我：“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留守广东，副军长王守珪未来，我代军长职务，指挥第十师（师长陈铭枢警备武汉，副师长蒋光鼐代，蔡廷锴是这师廿九团团团长）和十二师两个团团长毛培南、黄琪翔）进江西，陈济棠的十一师尚留广东，叶挺的独立团留武汉，俱未来。共五个步兵团、一个炮兵连（二门炮的兵力，归李宗仁指挥，向瑞昌进攻，你来我们已接总司令部通报，对我们鼓舞很大。”我就此为入幕之宾，共赞戎机。

我在阳新住了一天，第二日出发，张问我坐轿还是骑马，我说：“走路吧，我能走。”他给我一匹小马，并告诉我：“马架儿小，广西所产，脚力还不坏。”徒涉阳新河，我没有下马，那小马一调皮，前脚跪下，把我掉到水里，我到了对岸，坐在沙滩上换衣服，看见军中有女同志，弄得我不好意思。张说：“你真不开通，女同志见得多了，不像你羞答答的。”军次休息，张和我席地坐，我见对面墙上贴有若干标语，我挑张说：“你们蒋总司令是个反革命。”他惊问：“你为什么这样讲？”我问：“你不看见墙上贵军政治部所贴的标语吗？标语上写着：废除婢妾制度。蒋现有三个老婆，违反革命信条，还不是反革命吗？”张说：“那是女同志贴的。”我问：“女同志标榜的信条，男同志不应遵守吗？”张默然不做声。登夏

雾岭，过夏雾关，天雨，路泥泞，军中医务人员中有很多女学生，内有张难先的女儿。她们背着药囊步行，很鼓舞军心，她们服务很热心，遇士兵病，立即跑往救治，她们耐劳忍苦，强似男儿。进至夏家铺，迫近瑞昌，到达时天色已暮，劳动人民派代表来欢迎，报告敌军情况很详尽。张询购买粮食、副食情形，说明国民革命军公平买卖、照价给钱的政策。代表们说：“粮菜早已备好，只要你们及早消灭军阀，区区柴火菜肉，我们绝不计较。”我听了代表们的话后，感动得掉下了眼泪，革命是多么符合人民愿望呵！张接李宗仁来电，拿给我看，对我说：“总指挥召我们去开军事会议，我和你明朝一早到箬溪去。”箬溪是江西武宁县一个市镇，李宗仁第七军军部所在地。到后碰见保定军校许多多年不见的同期同学如陶钧、林寰海、覃联芳等。宿了一晚，翌日上午开会，到会的有李宗仁、胡宗铎、夏威、张发奎、鲍罗廷、加仑和我共七个人，我报告了孙军战况、战略、阵地配合、兵力部署及革命军攻略方法等等，李宗仁对我所说孙军反攻德安只第八混成旅一个旅很不相信，多所诘问。最后研究进攻部署，决定以第四军及贺耀祖独立第三师攻击马回岭、第七军攻击德安。当日下午张和我即行迂回，调转方向向马回岭进展，我和张说：“看你的士兵都是小孩子，打起仗来有点危险。”张说：“广东人架儿小，并非年轻，打起仗来，劲头很大，你瞧吧。”我问张：“为什么李宗仁对我所说孙军反攻德安只第八混成旅一事大有怀疑？”张说：“他怕减小他的威风，莫理他。”渐接近敌阵。出发时政治人员比尖兵还要抢先，对民众大施宣传，边贴标语边宣讲，民众扶老携幼出门欢迎，报告敌军情况。眼目是明亮的。前队进出马回岭西边山地，开始与孙军相接触。孙军以彭德铨第六混成旅、上官云相第七师之一旅、马葆行炮兵团依马回岭为据点向西南阵，掩护九江正面。张率司令部至一个小山上，瞰刺全面，下作战命令，张的特务连蜂涌到山上观战。目标显著，敌炮集中射击，一弹爆炸在张所坐处只五十米左右，蒋光鼐正来受令，被震得后退两三步，军参谋处长薛补石则神色自如，沉着地起草命